

射月

英雄

阳朔 著



下



段佛纳罕道：“我其实不识得叫做关关的姑娘啊……”



段拂心头剧震，刹那之间……所有事情都在头脑中闪现了出来。



 把关只觉邓九公枕在自己臂弯中的头猛地一沉，这曾经出将入相，又饱受风霜，历经磨难的一代奇侠终于溘然长逝，连最后的“声威”二字也没能说得完全。



顾眉手指西方，那里有几朵白云悠悠地荡来荡去，只听她幽幽地道：“云聚云散，离合无常，咱们就象这几朵云一样……”这时宿鸟归巢，几只栖鸦呱呱叫着掠过长空，傅洛儿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目 录

一	凜然杀气曲中藏	(1)
二	卅年交情失孔方	(27)
三	深思蜜意两相妨	(51)
四	如君斯可论阴阳	(75)
五	今世谁与相扶将	(100)
六	丐王本来是相王	(129)
七	新硎初发势难当	(151)
八	说书说剑两清扬	(176)
九	七事功成敌胆伤	(202)
十	无将冰炭置议肠	(227)
十 一	人心原来胜虎狼	(235)
十 二	生死身世两茫茫	(279)
十 三	囊有婆婆等们看	(304)

十 四	见君便觉意差强		(326)
十 五	乞情春阴护海棠		(350)
十 六	纵横风雨乱入掌		(373)
十 七	美人缥缈如意翔		(396)
十 八	老奸心如短长枪		(417)
十 九	轰天之变起萧墙		(442)
二 十	风流好仗梨花娘		(472)
二十一	段郎始真是段郎		(494)
二十二	老来事业转荒唐		(519)
二十三	痴人走死声利场		(547)
二十四	何由唤起酹一觞		(567)
二十五	幻耶真耶俱茫茫		(589)
二十六	肘后自传降魔方		(611)
二十七	架桥拔火光焰长		(632)
二十八	针其膏兮药其盲		(650)
二十九	非子之故为谁狂		(669)
三 十	成败相思总凄凉		(692)

这……这怎么会？”

眼前这人，正是江南五侠之首，“天地君亲师”的第一位，“天河主人”李梦楼。他的女儿李关关与段拂本有婚姻之约，因此上两人本有翁婿之分。

一年多之前，罗天府主司徒水照恼怒徒儿段拂背叛自己，遣来东方巡使贾天成、南方巡使钟馗与西方巡使南宫适到天河水坞来追杀于他。段拂与李梦楼父女力抗强敌；但彼时段拂功力未逮，仗着聪明机警和天河水坞中的机关才逃得性命。李梦楼却为了掩护他们，被南宫适击成重伤，打落水中，生死不知。

二十 风流好仗梨花娘

翌日清晨，段拂与关关曾回水坞寻找李梦楼，遍寻不获，虽知他有可能逃出生天，却因茫无头绪，又忌惮罗天府的人再来寻仇，当即远避。

那日李梦楼被击落水中，他受伤奇重，本来昏昏沉沉，受了冷水一激，头脑反而清醒。他外号中有“天河”二字，水性之精，堪称天下无双，当即运起最后气力，潜到岸边，掐下一截芦苇含在口中，却不敢上岸，唯恐三大巡使发觉踪迹。

这般撑了一个多时辰，确信三大巡使已经走了，才爬上岸来，没走几步，便即晕倒。

再醒来时，却已躺在一处客店的床上。床边一张娇若春花的脸儿正自关切之极地望着他，这张脸儿甚是美丽，但一道细长的刀疤从左眉划向右耳，未免有些诡异，头上高挽发髻，身上却穿着一件黄色道装。

他吃了一惊，登时想起，这道姑不是别人，却是云南“七娘嗣”中的“梨花二娘”。自己数月前在杭州“楼

外楼”上遭人伏击，这“梨花二娘”乃是一行首领。她在自己身上下了“软麻草”的药粉，令自己手足酸软，若非段拂相救，自己早已做了刀下之鬼了。可是她又怎么救了自己？又怎会望着自己这般神色？这两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可是身上又已剧痛起来，头一歪，晕了过去……

“梨花二娘”乃是滇边“七娘峒”的第二把交椅，她幼遭不幸，长成后又因相貌甚美，饱受男人的玩弄蹂躏。自入了峒口之后，将一颗对男人的心俱都灰了，专以援助无辜无助少女为事，平时更作道装打扮，以明心迹。

那日她辗转受了司徒水照的厚礼，与桃花六娘出来暗算李梦楼，不知怎地，全然被他气派风度所迷。虽然被段拂破掉了暗杀计划，在她芳心之中反而窃喜，当即与桃花六娘下楼离去。

情之一字，来去无端。她虽不见了李梦楼，但心中眼前却满是他微笑的脸庞，魁梧的身影，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挥之不去，欲忘不能，竟然情不自禁地逗留不去，每日里在天河水坞外间徘徊，希望能再见到李梦楼一面。她也曾无数次地暗骂自己，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脸上又破了相，怎地还会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般患得患失，做这种可笑之事？可是情根已种，婉转低徊，又岂是几次自怨自艾所能解开得了的？

水坞战那一夜，她恰恰在离水坞数里之遥彷徨不去，黯然神伤。蓦地见水坞中火光骤起，大急之下，狂奔过

来。

等她闯入水坞之中，三大巡使已去，段拂和关关也躲了起来。寻了好久，才发现闭目昏倒、奄奄一息的李梦楼。

她又是着急，又是害怕，还带着几分隐隐的欢喜，当下将李梦楼背在背上，出了水坞，寻了一间客棧安顿下来。水坞离最近的客棧也有十里之遥，她虽身有武功，但李梦楼乃是一百八九十斤的大汉，这十里路下来，只累得她香汗淋漓，几欲脱力，可是想到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吃这份苦，就是再走上十里百里，那也是甘之如饴。

就这样，在她的精心调养护理之下，李梦楼在生死之间打了个转儿，终于逃得了性命，数月之后，身体也已康复了大半。

李梦楼三十丧偶，迄今已有十八年。他爱重自己亡妻，虽然本性风流倜傥，对别的女子却从无他念。但这几月之中，与梨花二娘耳厮鬓磨，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纵是铁石之人，又哪里有不动心的？待得他伤势痊愈，两人便结成鸳侣，并肩行走江湖。李梦楼身畔有了这样的可人儿，自是老怀弥慰，梨花二娘一颗饱受磨折、久经沧桑的芳心也终于有了个美满的归宿。

李梦楼乍见到追击自己之人竟是段拂，实是惊喜交集，待见他居然不认自己，急切之际哪里想到他曾历经生死大险，全然失去了记忆？刹那间一脸惊喜全然转为

惊怒，大声喝道：“你当真不识得我？关关呢？她怎么没和你在一处？她在哪里？”

段拂一脸茫然之色，诧异道：“我确是认不得你啊！关关？谁是关关？她为什么会和我在一处？”在桃花山的安道全家养伤之际，安道全曾用慑魂大法恢复了他的武功，其间他喊出过关关的名字。被安道全告知之后，这两个字时时在心中萦绕不去，却又找不到半丝头绪，这时乍然听李梦楼提起，倒真是又惊又喜，亟欲明白真相。

他问得虽然诚恳，在李梦楼耳中听来，却不由得勃然大怒，只道自己女儿是被他始乱终弃，现在却又来乔痴作呆，大说风凉话，他心中怒极，沉声道：“你有种就再说一遍，你不认得我的女儿关关！”

段拂纳闷道：“我其实不认得叫做关关的姑娘啊，那怎么啦？”

李梦楼怒道：“那你就去死罢！”他盛怒之下，已顾不到自己武功不是对手，双掌一翻上下，全力扑击，使的正是七十二路“天绝掌”中威力最大的一招“天雷地火”。他生性本来精细，绝非莽撞之人，但事关自己女儿，段拂态度又是这等“傲慢”，却不禁使他大动无名。

段拂正自苦思冥想，浑没想到他说打就打，来得这般快捷，急切中双足力点，后纵三尺，李梦楼一掌落了空，“喀喀”两声，两块数寸厚的船板已被击碎。他心中一凛，暗想：这小子以前武功虽也高过我，却远不及现下的神出鬼没，举重若轻，莫非短短两年中间，他又有

甚么异遇不成？

他心中寻思，手上不缓，双掌飞舞，愈出愈急。他这天绝掌亦是武林一绝，段拂失了先手，被他迫得在数尺见方的小船上高挡低躲，十数招内，居然腾不出手来还击一招。梨花二娘坐在船尾把舵，眼见坚实的木板在李梦楼掌下纷纷碎裂，而段拂又总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重击，不由看得一颗心突突乱跳。

再拆数招，段拂忽地以手撑地，头下脚上，打了个旋子，双足倒飞踢出。李梦楼不提防他倏使怪招，被迫退了一步，段拂扳回先手，数招之间，便从下风转为上风。但见他右手挥洒，忽高忽低，意境峻峭连绵，正是模仿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但在李梦楼眼中，却无一招不是极其精妙凌厉的擒拿功夫。这正是他学自邓九公的“七事神功”中“画字门”的神妙武功。

再拆数招，李梦楼“嘿”的一声，双手已落入对方掌握。此时段拂若要伤他，只是反掌之事，但他对李梦楼的说话甚感好奇，并不出重手，反而轻轻起脚，要先踢中他的穴道，再来问个明白。

足尖与李梦楼的身体将触未触之际，段拂只听身旁“哗”的一声轻响，一片白亮亮的江水劈面洒来。他吃了一惊，矮身避开，但见水光中一支木桨倏然点至，又快又疾，正是梨花二娘眼见危急，赶来相救。

梨花二娘虽两年前进在酒楼上见过段拂一面，对他的风采武功钦佩之极，但此刻见他制住了自己的心上人，未

知吉凶如何，那却如何了得？为救心上人性命，即使对头是圣贤佛祖，神仙皇帝，那也须先杀了再说，何况段拂只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

她出手虽狠，但段拂武功较她高得实在太多。他知道梨花二娘放毒功夫厉害，一被她缓出手来，自己可不好应付，当下双手仍旧扣住李梦楼脉门，身形向前一冲，双足飞起，一脚踢开她的桨柄，一脚踢向她面门。

梨花二娘见来势凌厉，不由向后一退，段拂只争这瞬息之间，先前踢开桨柄的那只脚蓦地转弯回来，左右一闪，恰恰踢上她双臂“曲池穴”。梨花二娘手臂一麻，木桨掉落在地。

段拂单足站定，另一只脚落下时，顺便踢中李梦楼的环跳大穴，双手一松，将他抖落在地，身形后跃，笑吟吟地站在船沿之上。

两声“好”字乍然响起，却是李梦楼和梨花二娘见他这几下兔起鹘落，身手伶俐之极，虽然受制的乃是自己，却也禁不住喝彩。

段拂拱手道：“两位稍安勿躁，咱们有话慢慢儿地讲。”

李梦楼坐在地上，甫喝得一声彩，怒气又生，冷冷地道：“有甚么好讲？你既不识得我们，干么不痛痛快快将我们杀了？”

段拂神色愈加谦恭，道：“前辈言重了，前辈认得我已经大是奇事，何况又提到什么关关姑娘，小可可就更

加不明白，其间缘由，要请前辈赐教。”

李梦楼听他说“什么关关姑娘”，不禁勃然大怒，刚要张口喝斥，梨花二娘向他使了个眼色，劝他莫要发火，转头道：“怎会这样？这么说你真不记得他是谁？两年前咱们在杭州楼外楼上见过一面，你也不记得了么？”她生性聪慧谨细，又非身在局中，眼见段拂神色诚恳，不似作伪，料想其中必有古怪，这才平心静气地询问起来。

果然段拂诧异道：“你说咱们见过面？我……我记不得了。胡伯伯说我一直两湖一带，从未去过杭州，怎会在哪里见过面？”

梨花二娘目光闪动，道：“你说的胡伯伯是谁？莫非以前的丐帮四大长老之首，现下的丐帮帮主胡六奇？”她先前听段拂问起丐帮中事，两相联系，居然一猜便中。

段拂道：“是啊！怎么这个你也知道？”梨花二娘道：“胡六奇以丐帮首席长老的身份，一年半之前代领帮主之位，四个月前正式被选为帮主。此事哄传江湖，哪个不知，谁人不晓？”

段拂一惊，喃喃道：“四个月前？一年半？怎么胡伯伯说他已经当了两年多帮主了？”蓦地里浑身打了个冷战，一股没来由的寒意袭上心头。

梨花二娘擅长用毒，于医术也颇有心得，见了段拂这等情状，心下已猜到了三分，柔声道：“你可是得了离魂之症，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了？”

段拂道：“是啊！不过安道全爷爷说我这不是离魂之

症，而是……”当下将自己跌下悬崖，失去记忆的原故简单说了一遍。

李梦楼当梨花二娘说话之际，面色已然缓和，又听了段拂寥寥数语，火气立降，喜道：“原来如此！拂儿，你怎地不早说？唉！也怪我忒鲁莽，一家人竟然动起手来，若非你手下留情，只怕还要有甚伤损。”他一明白个中原委，看着段拂又觉他顺眼无比，当即将自己与安道全的渊源也略讲了一遍，未了叹道：“安大哥与我二十年不见，却原来在桃花山纳福，也真是吉人天相，你若不是侥幸撞在他的手里，天下更有哪一个人能救得你活命？”

段拂这才知道，眼前这人便是安道全提过的江南五侠之首的“天河主人”李梦楼，可是仍旧想不起他怎会是自己的岳父，自己又如何同他女儿关关结下情缘。这时他已知这两人对己再无敌意，伸手解了他们被点的穴道，诚诚恳恳地道：“段拂忘了旧事，对两位颇有得罪，中间种种原委，还要从头请教。”

李梦楼见他病得如此厉害，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脸上深有忧色，他见多识广，知道如段拂这样情况不可轻躁冒进，逼迫于他，而需慢慢引导他回想，积少成多，方有转机。当下便将自己如何在酒楼上遭到伏击，如何得他相救，如何请他到“天河水坞”之中，奉为上宾，如何见他与关关相恋，如何听他讲述身世，吐露真相，如何与他和关关力抗强敌，落入水中，生死不知等等等等

过去之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段拂越听越惊，他本来聪明过人，加上鉴貌辨色，料想李梦楼绝不可能在瞬息之间编出这么长一番天衣无缝的谎话来欺骗自己，那么此事多半是有的了，可是胡六奇胡伯伯言之凿凿，所说的却又大不相同，莫非有一个人在扯谎？自己偏生又记不得了，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他心中寻思，口中便说了出来：“李老前辈，并非我不相信你的话，只是胡六奇胡伯伯所说与你说的全然不同，他待我慈和亲厚，莫非会骗我不成？我是一介浪子，两袖清风，他骗我又是为的甚么呢？”说到此处，他自己的心头先自一颤。

李梦楼道：“那胡六奇又对你说甚么了？”

段拂于是将胡六奇对他讲述的身世说了一遍，李梦楼越听越怒，手起掌落，船板又碎了一块，梨花二娘微笑着柔声道：“莫要生气啦，再打下去，连这只船也要被你打沉啦！”

李梦楼歉然一笑，对段拂道：“胡六奇这人存心如此阴毒，他枉自在江湖上担了数十年侠名，原来却是这等脚色！那一晚我们出手放倒莫剑雄和秦白鸥之时便该想到了！”

段拂蓦地想起这件正事，连忙问道：“那一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时已对丐帮中人起了几分疑心，言语之间也流露了出来。